

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的系統特色

鄧駿捷*

在廣泛調查澳門各藏書單位現存漢文古籍的基礎之上，本文全面探討了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系統中的政府公共藏書、學校學術藏書、教堂寺廟宗教藏書的特色；着重針對藏書量最大的何東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的漢文古籍藏書進行深入的分析，指出古籍善本、地方文獻以及西方宗教類古籍是澳門地區漢文古籍藏書的三大特色。

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踏足澳門伊始，澳門就成為了中西文化融匯的前沿地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從而形成了多元兼包的文化性格。澳門在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圖書文獻，而現實中同樣存藏着不少珍貴的古籍圖書。漢文典籍與西洋文獻共同構成了豐富多采別具特色的澳門文獻和藏書寶庫。古籍圖書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在總結智慧承傳文明的同時，發揮着維持民族自信心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澳門的漢文文獻與古籍藏書是聯繫澳門與祖國的文化紐帶，它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化在澳門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與異質文明共生共存，融匯發展。

澳門文獻數量龐大，形態多樣，藏地分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難度很大。慶倖的是，近二十年來隨着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拓展，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¹⁾至於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的調查整理和開發利用，目前除了何東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展初步工作以外，其它大部分古籍藏書還處於“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況，亟待全面的訪查整理和刊佈利用，並加強其保護條件。

澳門的古籍藏書系統與中國古代藏書系統大體一致，基本上是四分天下的格局，即政府的公共藏書、學校的學術藏書、教堂寺廟的宗教藏書、私人的鑒賞藏書。由於各種原因，私人藏書目前還很難

掌握其具體情況，但隨着近年個別藏書家慷慨地將藏書捐贈予公共圖書館，部分私人藏書已經逐漸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其中突出的例子有：1) 1982年何賢先生(1908-1983)從汪宗衍先生(1908-1993)處購入其父近代嶺南學者汪兆鏞(1861-1939)及其本人的一批家藏古籍，轉贈予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計約三百六十餘種，三千餘冊；2) 2002年劉羨冰女士將一批家藏古籍和平裝書捐贈予澳門中央圖書館，合共二百零八冊⁽²⁾；3) 吳利勳先生先後多次將家藏的古籍圖書及書畫文物捐贈予澳門博物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4) 陳煒恆先生(1962-2007)病逝後，家屬依照其遺願將家藏的四百餘種古籍圖書，合共一千二百餘冊，悉數捐贈予澳門大學圖書館。本文以下主要介紹前三大系統的古籍藏書特色，並注意論及其中的私人捐贈。

政府公藏古籍

澳門政府公共圖書館的漢文古籍主要存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轄下的何東圖書館。⁽³⁾何東圖書館所藏古籍圖書以近代著名藏書家劉承幹(1881-1963)的“嘉業堂”舊藏十六種最為珍貴，此批古籍原為澳門葡萄牙人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 1897-1988)所有，於1958年轉售予何東圖書館，以下為“嘉業堂”舊藏十六種古籍的簡目。⁽⁴⁾

* 鄧駿捷，文學博士，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從事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的研究。

編號	書名	卷數冊數	編著者	版本	批校題跋
1	資治通鑑大事錄	144卷48冊	(清)李祖陶輯並評點	清稿本 ⁽⁵⁾	
2	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	50卷40冊	(清)張星曜編	清稿本	
3	中興綱目	10卷10冊	(清)徐樹丕輯	清抄本	
4	皇明大政記	36卷18冊	(明)雷禮輯	明抄本	
5	聖政記	10卷10冊		明抄本	
6	皇明大政記	36卷33冊	(明)朱國禎輯	明崇禎《皇明史概》本	
7	皇明大訓記	16卷16冊	(明)朱國禎輯	明崇禎《皇明史概》本	(明)錢謙益批校
8	皇明大事記	50卷47冊	(明)朱國禎輯	明崇禎《皇明史概》本	(明)錢謙益批校
9	三朝要典	24卷原始 1卷22冊	(明)顧秉謙、徐紹言等纂修	明天啟六年(1527)刻本	
10	罪惟錄	90卷100冊	(清)查繼佐撰	清稿本	
11	江南野史	10卷4冊	(宋)龍衮撰	清抄本	(清)趙輯寧跋
12	雍大記	36卷20冊	(明)何景明撰	明嘉靖刻本	(清)楊自牧跋
13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	不分卷150冊	(清)翁方綱撰	稿本	
14	程史	存卷1至卷3， 合1冊	(宋)岳珂撰	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⁶⁾	
15	太平御覽	原1,000卷100冊(缺卷741至卷750，合1冊)	(宋)李昉等撰	明抄本	(清)繆荃孫校 (清)費念慈跋
16	國朝典故六十二種	110卷32冊	(明)朱當編	明抄本	

在此十六種古籍中，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罪惟錄》、《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等稿本和清稿本最為珍貴。⁽⁷⁾《聖政記》以編年體紀錄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一朝之事，《嘉業堂藏書誌》謂此書不同於明宋濂所撰《洪武聖政記》⁽⁸⁾，或疑是抄書者裁頭去尾改頭換面所為。其它如《皇明大政記》、《中興綱目》、《江南野史》、《太平御覽》、《國朝典故》、《程史》等抄本，今雖另存抄本或刻本，但仍有相當高的文獻學術價值。⁽⁹⁾《雍大記》、《三朝要典》、《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皇明大事記》(以上三書均為清禁書)等雖非人間孤本，亦是較為罕見之物。

何東圖書館古籍藏書中也有不少澳門地方文獻，方志史料類有清暴煜修《香山縣志》乾隆刻本、清祝淮修《香山縣志》道光七年(1827)刻本、厲式金修《香山縣志續編》民國十二年(1923)刻本、《鏡湖醫院壬戌徵信錄》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等，居澳寓澳名人著作有清屈大均撰《翁山文外》民國年間《嘉業堂叢書》本、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後編》宣統元年(1909)鉛印本等。

同時，何東圖書館藏還有大量清末民初的蒙學著作、新式教科書，以及漢洋合璧的漢語教科書。其中屬於近代改良主義教育家陳子褒(1862-1922)及其澳門荷蘭園蒙學書塾編印的白話蒙學教材就有

《三次改良婦孺論說兩種》（即《婦孺論說入門》）、《婦孺八勸》、《婦孺信札材料》、《婦孺淺解》、《婦孺須知》、《婦孺新讀本》、《婦孺論說兩種》等，這批蒙學著作是澳門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此外，尚有《大德國學校論略》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教化議》光緒元年（1875）刻本等西方傳教士的教育改革著作，以及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春季始業新國文》、《高等小學新算術》、上海中華書局的《新式國文教科書》等近代新式教科書。漢洋合璧漢語教科書則有中葡對照的《公餘瑣談》光緒十六年（1890）鉛印本，中英對照的《增廣英語撮要》光緒二十四年（1898）鉛印本等。

澳門著名教育工作者、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於2002年捐贈予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古籍和平裝書中亦有近百冊清代至近代的翻譯教科書、蒙學著作和新式教科書。如清代光緒年間江南製造局翻譯刻印的外國軍事教科書《行軍測繪》、《兵船汽機》、《汽機發軔》等，清末民初的傳統蒙學著作刻本有《四書白話旁訓》、《新增詩經補註附考備旨》、《禮記備旨全文》、《女孝經》等，清末民初的新式教科書有《中學修身教科書》、《初等小學生理衛生教科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等。因此，清末民初的蒙學著作、新式教科書、漢洋合璧漢語教科書等近代教育文獻成為了澳門公共圖書館古籍藏書系統中的一大特色。

此外，何東圖書館還有不少西方傳教士的宗教著作，如《聖經》漢譯本便有《舊新約全書》宣統元年（1909）鉛印本、《新約全書》光緒三十年（1904）鉛印本、《新約聖經譯註》民國二年（1913）鉛印本，其它宣傳教義教理的有《天路歷程》同治九年（1870）至十年（1871）刻本、《指明天路》光緒二十七年（1901）刻本、《曉初訓道》光緒二年（1876）刻本、《人靈戰紀》光緒十三年（1887）刻本、《述史淺譯》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辜蘇歷程》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本等，其中《舊新約全書》、《天路歷程》、《指明天路》、《曉初訓道》、《人靈戰紀》皆以粵方言寫成，明顯是針對廣東地方傳教工作而編寫的著作。

澳門政府公共藏書系統中除澳門中央圖書館以外，澳門博物館也有不少古籍圖書。⁽¹⁰⁾澳門著名實業家、澳門收藏家協會會長吳利勳先生曾多次將家藏的古籍圖書、名人書畫以及文物等捐贈予澳門博物館，其中就包括世居澳門的趙氏家族的古籍文物，如《趙書澤堂家譜》、趙氏書畫作品等。⁽¹¹⁾

學校所藏古籍

澳門學校的古籍藏書以澳門大學最為豐富。澳大圖書館現藏有漢文古籍七千餘種，一萬三千餘冊，主要是明清時期的刻本、套印本、抄本、批校本等，內有大量嶺南以及澳門的地方文獻和西洋宗教類圖書，頗具特色。⁽¹²⁾澳大圖書館的古籍藏書主要來源於社會人士的捐贈，購買祇佔少數。⁽¹³⁾

古籍中的“善本”，向來以其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為世人所重，澳大圖書館所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本、抄本及具有特色的批校本、套印本七十餘種，大多數是汪氏父子的家藏舊物，也有屬於陳煒恆先生的舊藏。明刻本中較為珍貴的有宋劉恕撰、宋史炤音釋、明王逢輯義、明劉刻增校、明劉弘毅補註《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弘治正德間劉氏慎獨齋刻本，宋姚鉉輯《重校正唐文粹》嘉靖刻本，明陸深撰《儼山外集》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1546-1551）陸楫刻本，明王廷相撰《王氏家藏集》嘉靖刻本，明王世貞輯《尺牘清裁》隆慶五年（1571）王世懋寫刻本，明薛應旂撰《憲章錄》萬曆二年（1574）陸光宅刻本（清禁書），漢劉向撰《說苑》萬曆中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宋宗澤撰、明張維樞選《宗忠簡公文集》萬曆三十三年（1605）刻本，宋孫光憲撰《北夢瑣言》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明末刻本，等等。

清刻本中較為珍貴的有梁蕭統輯、唐李善註《文選》清初汲古閣本，清錢謙益註《杜工部集》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靜思堂刻本（清禁書），清潘高撰《南邨詩稿》康熙十九年（1680）鶴江草堂刻本，宋陸游撰、清楊大鶴選《劍南詩鈔》康熙二十四年（1685）楊大鶴刻本，清錢謙益撰《錢牧齋先生尺牘》



何東圖書館藏清人李祖陶輯並評點
《資治通鑑大事錄》清稿本



何東圖書館藏清人張星曜編
《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清稿本



何東圖書館藏明人朱國禎輯《皇明大訓記》
明崇禎年間《皇明史概》本

康熙三十八年(1699)顧氏如月樓寫刻本(清禁書),陳徐陵輯《玉臺新詠十卷》康熙五十三年(1714)硯豐齋寫刻本,清朱彝尊輯、汪森等評《明詩綜》康熙刻雍正朱氏六峰閣印本(清禁書),清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明區大相撰《區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清翁方綱撰《粵東金石略》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刻本,清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明湯顯祖撰、清葉堂訂譜《紫釵記全譜》、《南柯記全譜》乾隆五十九年(1792)葉氏納書楹刻本,清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記略》乾隆刻本,以及清黃景仁撰《竹眠詞鈔》吳蘭修校抄本,宋田錫撰《咸平集》清抄本,等等。

汪兆鏞汪宗衍父子兩人均為近現代著名的粵籍學者,尤長於嶺南文史、鄉邦文獻以及澳門歷史的研究。關於嶺南文史方面的著作,汪兆鏞有《元廣東遺民錄》、《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嶺南畫徵略》、《澳門雜詩》等,又曾參與《番禺縣續志》的編纂,汪宗衍有《清末中英虎門事件題稿考證》、《天然和尚年譜·天然和尚著述考》、《屈翁山先生年譜》、《陳東塾先生年譜》、《陳東塾先生詩詞》、《廣東書畫徵獻錄》、《廣東文物叢談》等,出於研究著述的需要和濃厚的桑梓之情,汪氏父子對於嶺南文獻的搜集和保存不遺餘力。陳煒恆先生生前致力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著有《澳門廟宇》、《蓮峰廟史乘》、《路丞掌故》等,藏書中有大量的澳門文獻,供其寫作研究之用。再加上館方也十分注意對澳門古籍文獻的購藏,因此嶺南文獻以及澳門文獻的典藏成為了澳大圖書館古籍藏書的一大特色。

澳大圖書館所藏嶺南以及澳門地方文獻以方志、史籍為主,其中較為珍貴的有三十多種,如清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清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清彭人傑等修、黃時沛等纂《東莞縣志》嘉慶四年(1799)刻本,清洪先燾纂修《大埔縣志》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清郭汝誠、馮奉初纂《順德縣志》咸豐三年至六年(1853-1856)刻本,清鄭夢玉修、梁紹猷等纂《南海縣續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清盧蔚猷修、吳道鎔纂《海陽縣志》光緒二十六年(1900)潮城謝存文館刻本,清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番禺縣續志》宣統三年(1911)刻本,以及清仇池石輯

《羊城古鈔》嘉慶十一年（1806）大寶堂刻本，清鄧淳輯《嶺南叢述》道光十年（1830）養拙山房刻本，清劉子秀輯《西樵遊覽記》道光十二年（1832）黃亨補刻本等。

其次為明清至近代時期嶺南以及澳門文人學者的著作，以詩文集為主，其中較為珍貴的有宋余靖撰《武溪集》嘉慶十八年（1813）文林堂重刻本，明黎貞撰《重刻梳坡先生集》清刻本，明李時行撰《李駕部集》清刻本，明區大相撰《區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明韓上桂撰、清韓遠鵠輯《韓節愍公遺稿》嘉慶二十一年（1816）羊城朵雲山房刻本，明釋函昞撰、清釋今毬編《瞎堂詩集》清刻本，明釋函昞等撰、清徐作霖等編《海雲禪藻》道光十年（1830）番禺陶克昌不如不來齋重刻本，清屈大均撰《道援堂詩詞集》道光刻本，清釋成鶯撰《咸陟堂詩集》道光刻本，清釋今無撰《光宣臺集》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刻本，清趙希璜撰《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五年（1793-1800）安陽縣署刻本，清黎簡撰《五百四峰草堂詩鈔》乾隆嘉慶間眾香亭刻本，清陳在謙撰《七十二峰堂文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清何彬撰《三十六洞天草堂詩存》道光八年（1828）刻本，清許玉彬、沈世良輯《粵東詞鈔》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等等。其中明末清初的釋函昞、屈大均、釋成鶯、釋今無、陳在謙等人皆為明代遺民，其著作均列入“清禁書”範圍之內，因犯禁而流傳稀少，為後世藏家所重視。需要指出的是，此部分的“清禁書”均為汪兆鏞舊藏，這和他們的遺民意識，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學術旨趣有為極為密切的關係。^{〔14〕}

至於澳門文人學者的著作方面，有清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記略》乾隆刻本，清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光緒二十一年（1895）鉛印本，馮秋雪等撰《六出集》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以及由清陳子褒所撰、光緒年間蒙學書塾刻印《婦孺釋詞》等十餘種白話蒙學教材。當然汪氏父子已刻印出版的著作，澳大圖書館基本上皆有存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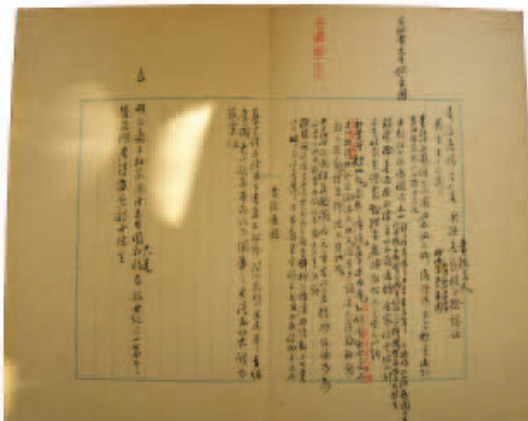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初始之地，保藏漢譯西學著作成為了澳大圖書館的題中之義。目前澳大圖書館所藏此類古籍文獻以清代刊行的天主教文獻為主，來源主要包括館方購自 Mr. Simão Leong 的家藏圖書以及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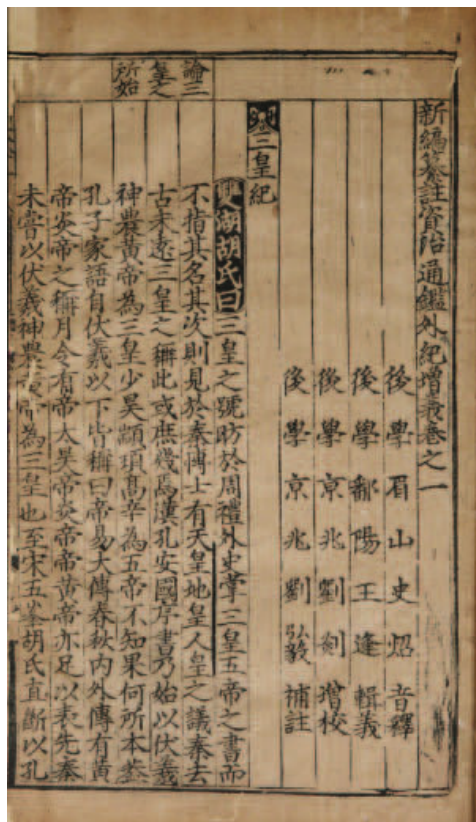
何東圖書館藏明人顧秉謙等纂修
《三朝要典》明天啟六年（1527）刻本



何東圖書館藏明人何景明撰《雍大記》
明嘉靖年間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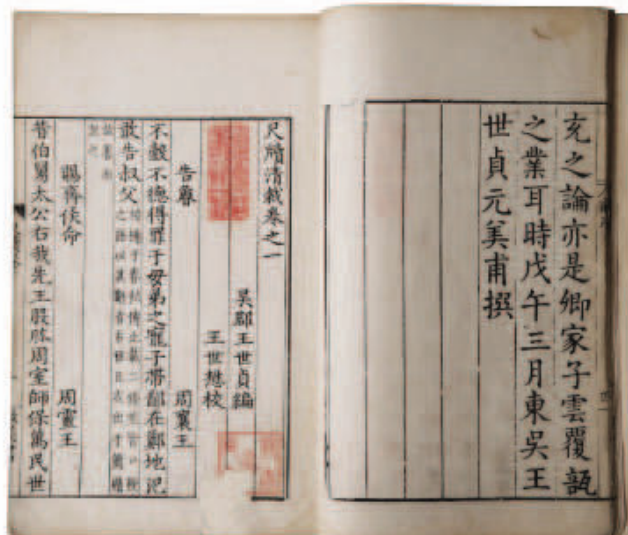
何東圖書館藏清人翁方綱纂《四庫提要》
此書為翁氏手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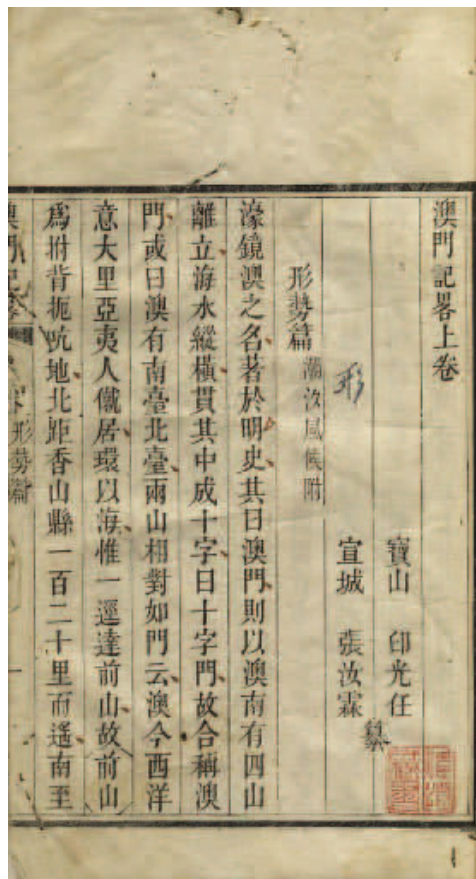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宋人劉恕撰、史炤音釋、明人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註《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明弘治正德年間劉氏慎獨齋刻本，此書為清怡親王弘曉舊藏之物。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宋人姚鉉輯《重校正唐文粹》明嘉靖年間刻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明人王世貞輯《尺牘清裁》明隆慶五年（1571）王世懋寫刻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清人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記略》清乾隆年間刻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明人薛應旂撰《憲章錄》明萬曆二年（1574）陸光宅刻本（此書有著名學者羅振玉的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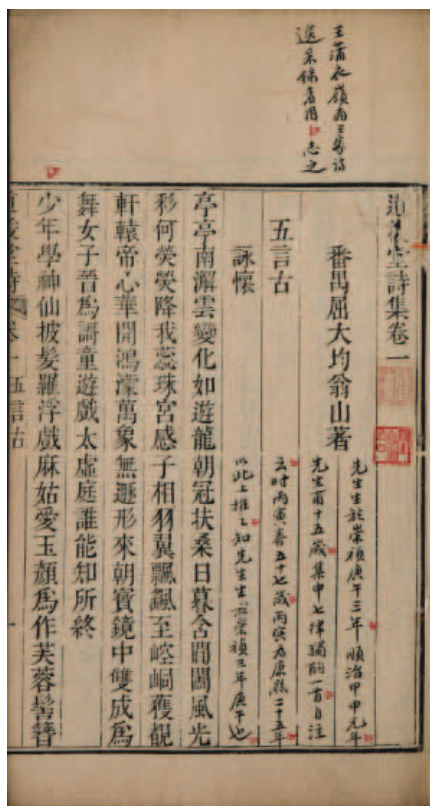
煒恆先生的贈書。就圖書內容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於《聖經》的西方傳教士譯作，如佚名氏譯《聖經節錄》光緒十年（1884）刻本，佚名氏譯《新約聖書·使徒行傳》光緒二十九年（1903）刻本等。第二類是關於聖母、聖徒和傳教事蹟的作品，如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譯述《聖母行實》嘉慶三年（1798）刻本，佚名氏撰《玫瑰經註解》光緒二十五年（1899）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清黃伯錄譯的《聖女斐樂默納傳》光緒五年（1879）上海慈母堂刻本，夏顯德譯《觀光日本》同治十年（1871）上海慈母堂刻本等。

第三類是關於教義教理的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徒的著作，如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譯《聖經直解》清末刻本，西班牙傳教士白多瑪（Thomas Ortiz）撰《聖教切要》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刻本，法國傳教士馮秉正（Moyria de Mailla）述《盛世芻蕘》清末刻本，西班牙傳教士白多瑪（Thomas Ortiz）述《四終略意》道光十六年（1836）重刻本，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述《滌罪正規》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本，意大利傳教士陸安德（Andre-Jean Lubelli）撰《善生福終正路》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述《彌撒祭義》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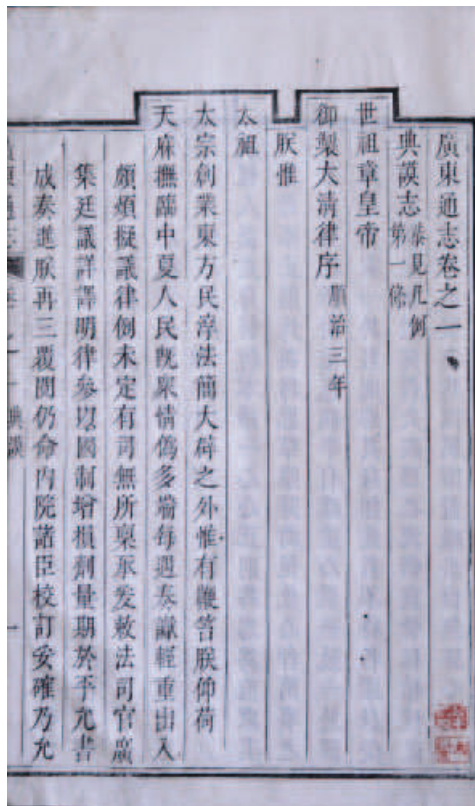
澳大圖書館的古籍藏書中有一定數量的清代以來著名學者、藏書家的批校題跋本，皆具有較高的學術和史料價值。其中如何焯校跋、江德量過錄並跋《說苑》⁽¹⁵⁾，何焯校、錢士謐校、佚名氏過錄並校《文選》，王芑孫題跋、江沅校跋、辛耀文過錄並跋《重校正唐文粹》，戈小蓮校跋《宗忠簡公文集》，錢師璟校跋《潛研堂文集》，李文田批校《北夢瑣言》，羅振玉題跋《憲章錄》，陶邵學批點《兩當軒全集》，汪琬批校《晁具次先生詩集》等。同時，汪宗衍先生於多種古籍上的題跋，或考證版本年代，或闡析內容特點，或探討批校遞藏情況，都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這些古籍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如前所述，澳大圖書館館藏古籍主要來自汪兆鏞汪宗衍父子、陳君葆教授、陳煒恆先生等人的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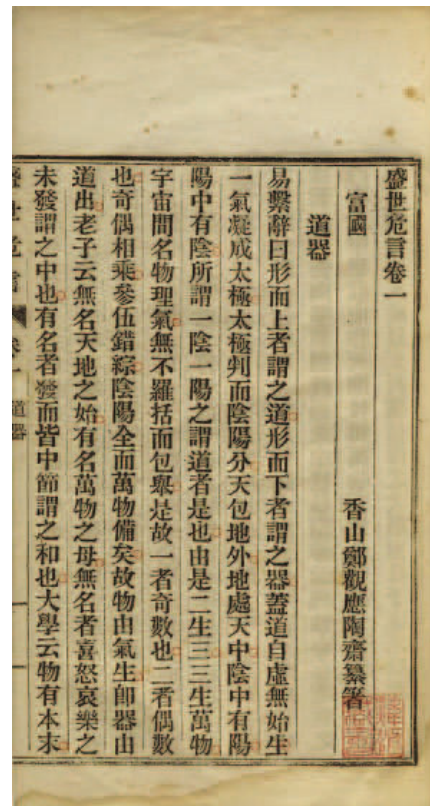
書，其中不少古籍流傳有緒，曾經為清代以來的著名學者、藏書家所典藏。以下試就部分古籍中的藏印來說明這些藏書的流傳經過，至於題跋所反映的典藏情況已見上文，此不贅述。從目前初步查明的情況來看，澳大圖書館的古籍中包括：清聖祖第十三子怡賢親王允祥之子怡親王弘曉舊藏的《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鈐有“安樂堂藏書記”朱文長方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長方印），張金吾（1787-1829）、陸芝榮（1808-1830）、王蔭昌、李盛鐸（1859-1934）和陶湘（1870-1939）等人舊藏的《咸平集》（鈐有“張月霄印”朱文方印、“愛日精廬藏書”朱文方印、“秘冊”朱文長方印、“貳間草堂圖書”朱文方印、“五橋珍藏”白文方印、“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朱文長方印等）⁽¹⁶⁾，莫友芝（1811-1871）舊藏的《揚子法言》（鈐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長方印、“莫彝孫印”朱文長印、“莫繩孫印”白文長方印），吳榮光（1773-1843）、何瑗玉舊藏的《金石萃編》（鈐有“筠清館印”朱文方印、“端溪何叔子瑗玉號蘧齋過眼經籍金石書畫印記”朱文方印），方鼎銳舊藏的《姜白石集》（鈐有“方氏子穎”朱文方印、“子穎平生珍賞”朱文長方印），羅天池、陳澧（1810-1882）、伍德彝（1864-1927）舊藏的《留春草堂詩鈔》（鈐有“羅氏六湖”朱文方印、“六湖”朱文長方印、“陳蘭甫”白文方印、“萬松園”白文長方印等），鄭觀應（1842-1921）舊藏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鈐有“香山鄭觀應原名官應”白文方印、“羅浮黃龍觀待鶴道人鄭陶齋”朱文方印），梁鼎芬（1859-1919）舊藏的《晁具次先生詩集》（鈐有“臣梁鼎芬”白文方印、“節庵藏書”朱文方印），張之銘（1872-1937以後）舊藏的《瞎堂詩集》（鈐有“張之銘珍藏”朱文方印、“張之銘古驢室藏書印”白文長方印），張其鐸（1877-1927）舊藏的《王氏家藏集》（鈐有“無竟先生獨志堂物”朱文長方印）等。此外，《重刻杭坡先生集》上鈐有“汪琬私印”白文方印、“穀庵”朱文方印，則此本乃汪兆鏞叔父、“粵東三大家”之一的汪琬（1828-1891）的藏書；《潛研堂文集》上鈐有“微尚齋”朱文長方印，是汪兆鏞的藏書印，同時多種古籍上鈐有“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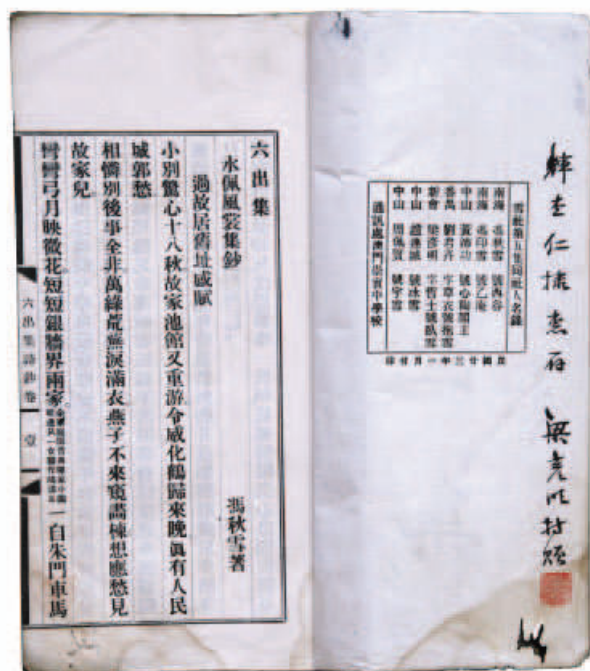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清人屈大均撰《道援堂詩詞集》清道光年間刻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清人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清鄭觀應撰《盛世危言增訂新編》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鉛印本，此書鈐有“香山鄭觀應原名官應”、“羅浮黃龍觀待鶴道人鄭陶齋”藏書印，為鄭氏家藏本。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馮秋雪等撰《六出集》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此書有民國梁彥明的題贈。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西班牙傳教士白多瑪（Thomas Ortiz）述《四終略意》清道光十六年（1836）重刻本。

宗衍”白文方印、“汪”朱文圓印、“宗衍”白文方印。凡此等等，足以說明此批古籍確為汪氏兩代人的藏書。結合批校、題跋和藏印的情況來看，澳大圖書館的古籍藏書多為清代以來名家的舊藏，尤以嶺南學者、藏書家為主。深入考察此批藏書的流傳經過和批校情況，對於研究清代藏書史（尤其是嶺南藏書史）和嶺南地區的學術情況不無裨益。

另一方面，由於澳門部分中學的辦學歷史悠久，所以一些中學的圖書館亦藏有不少漢文古籍，但目前還沒有展開全面的調查，本文祇能就筆者所知所見而言，並非澳門學校藏書的全面情況。⁽¹⁷⁾

一、澳門聖若瑟中學圖書館藏有線裝書約四千多冊，主要是從澳門聖若瑟修院移送過來保存的，據知內中有不少屬於西方宗教圖書。

二、澳門粵華中學圖書館藏有一套較為完整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其中經部存375冊，史部存201冊，子部存236冊，集部存681冊，合共1,493冊。另外，還有清末民初石印本、鉛印本古籍，如《徐文定公家書墨跡》、《袖珍古書讀本》、《萬國通史續編》、《萬國通史三編》、《綱鑑易知錄》等，惜多殘缺不全。

三、澳門慈幼學校圖書館藏有一套《直隸南雄州志》（殘本），為清道光刻本；一套《顧氏文房小說》，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本。

四、澳門教業中學的古籍圖書藏約有四個書櫥，主要為晚清至民國初年的刻本和鉛印本，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皆有，還有一些醫書，部分蟲蛀破損嚴重，其中幾套清末嶺南作家的文集保存得較好。⁽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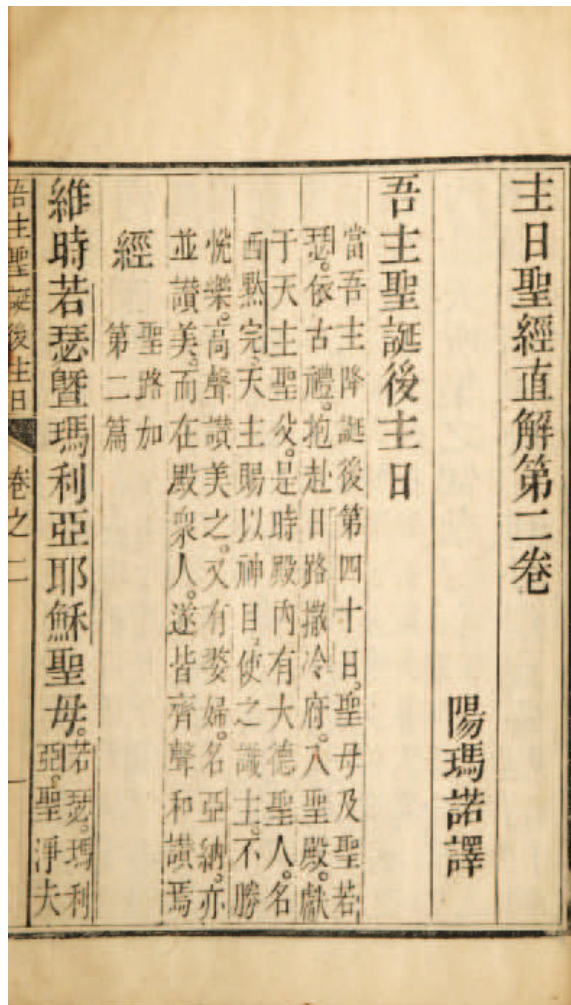
教堂寺廟所藏古籍

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信仰於明代中期開始傳入澳門，四百多年來，與其它各種宗教和諧共處。澳門作為天主教遠東傳教基地的同時，亦成為了西方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文獻製作和保存中心。另一方面，出於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的需要，來華的傳教士也購買和編撰了不少漢文圖書。由於絕大部分的教堂和修院（包括澳門主教府）的圖書館均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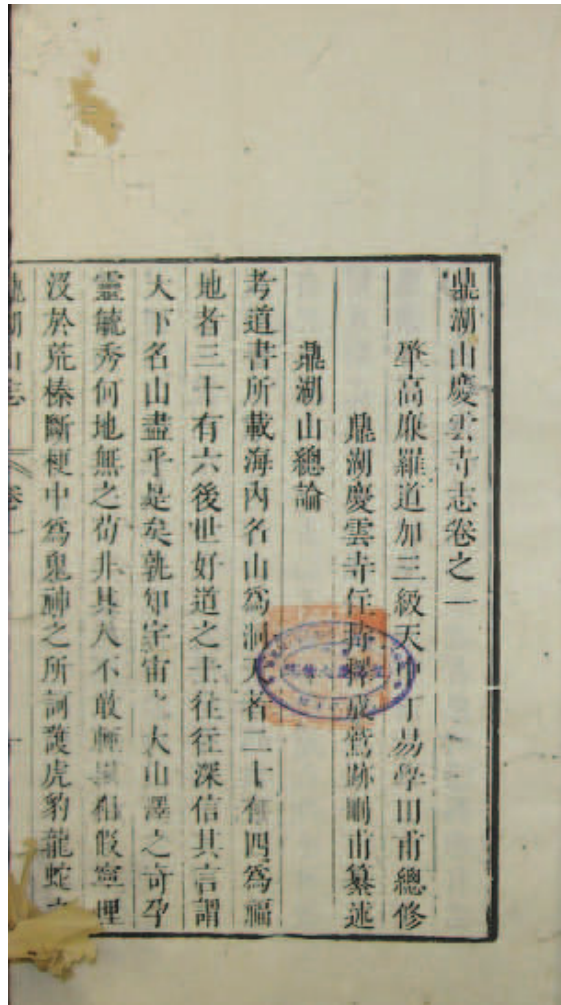
外開放，難以展開調查工作，但據筆者瞭解的情況，其中不少教堂和修院藏有大量的漢文古籍。如筆者曾參觀的澳門聖若瑟修院就藏有購自澳門崇實學校的古籍，其中包括清丁易修、釋成鷺纂的《鼎湖山慶雲寺志》康熙刻本，清陸樹芝輯註的《莊子雪》嘉慶四年（1799）刻本，《十三經註疏》同治十年（1871）廣東書局重刻武英殿本等一批清代初期至民國時期的古籍圖書，數量有數百種之多；又有大量的西方宗教文獻，如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撰的《三山論學記》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刻本、《性學摘述》上海土山灣印書局民國十一年（1922）刻本等，數量至少近百種。

早在葡萄牙人踏足澳門之前，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已在澳門廣泛傳播，並成為華人的普遍信仰，寺廟總數達四十餘座。號稱“三大古剎”的媽閣廟、普濟禪院（觀音堂）、蓮峰廟，歷史皆已達三四百年以上，這些廟宇在澳門歷史文化的發展上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是諸多歷史文化大事的發生地。“三大古剎”中的普濟禪院內收藏有許多名家的書畫文物，其中包括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1631-1700）、清初名僧釋成鷺（跡刪，1637-1719）、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1869-1936）、嶺南派大師高劍父（1879-1951）及其弟子關山月（1912-2000）等人的書畫作品，而鎮寺之寶當屬明末清初高僧金堡（今釋、澹歸，1614-1680）的《澹歸和尚丹霞日記》手稿本，以及被尊為普濟禪院祖師的清初高僧石濂大汕（1633-1705）的自畫像。

《澹歸和尚丹霞日記》手稿本全一冊，共二十八頁，內容起自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廿九日，迄於十一月三十日，末有“今釋”朱文方印、“澹歸”白文方印。後有嘉慶十三年（1808）張璐題跋，丁卯年（1927）、丁丑年（1937）、戊寅年（1938）汪兆鏞題記，戊寅年（1938）李仙根（1893-1943）題記，己丑年（1949）商衍鑒（1875-1963）題記，1962年汪宗衍題跋。《日記》上半部記載澹歸和尚住持粵北丹霞山別傳寺的活動，下半部為九月二十日到別傳寺下院南雄龍護園以後的活動，記錄了澹歸和尚整頓別傳寺、營建龍護園的過程，以及與各地高僧、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
(Emmanuel Diaz Junior) 譯《聖經直解》清末刻本



澳門聖若瑟修院藏清人丁易修、釋成鶯纂
《鼎湖山慶雲寺志》清康熙年間刻本

遺民名士、達官貴人交往的情況，是清初嶺南佛教的珍貴文獻，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¹⁹⁾普濟禪院所藏古書、字畫、文物之多，堪稱澳門佛教文獻的寶庫⁽²⁰⁾，可惜目前尚未全部公開。但筆者可以預言，其價值並不下於何東圖書館的“嘉業堂”十六種，且多與澳門佛教史關係密切。

另外，澳門獨一無二的尼姑庵“功德林”亦藏有不少佛教經書。經學者初步點算，現有藏書約五千冊，絕大部分屬於佛教文獻，如《大乘起信論科經》光緒三十年（1904）刻本、《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全函》光緒二十四年（1899）金陵刻經處刻本以及《楊

仁山居士遺著》光緒二十七年（1901）刻本等。⁽²¹⁾與教堂和修院的情況相同，澳門寺廟的藏書也是不對外開放的，想了解它們很多時候真的要靠佛家所說的機緣。

結語

上述對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系統的粗略介紹，表明了古籍善本、地方文獻以及西方宗教類古籍，是澳門地區漢文古籍藏書的三大特色。目前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已有的成果之



澳門聖若瑟修院藏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撰《三山論學記》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刻本

上，對已經公佈的古籍圖書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包括版本著錄、批校題跋、流傳過程等；並在加強保護的同時，加以開發利用。二是盡可能對還沒有公佈其古籍藏書情況的藏書處所進行細緻的調查，以期對澳門的古籍藏書有較為全面的認識發現進而發現更多具有價值的古籍文獻。《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第六十四章）澳門古籍藏書的調查研究現在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們期待着更多驚人的發現，更期待着通過古籍藏書研究來彰顯澳門在保存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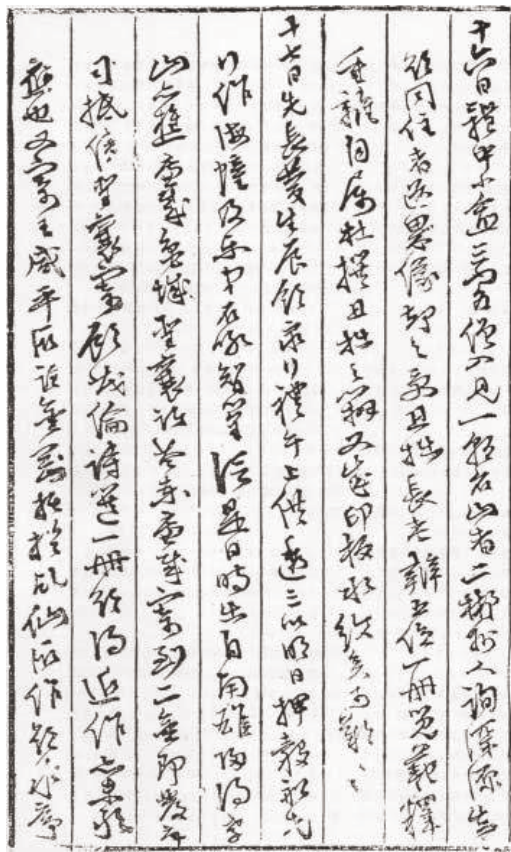
〔後記：2008年11月13日至16日，筆者陪同全

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李致忠先生、中山大學駱偉教授到澳門大學圖書館、何東圖書館等藏書單位，兩位先生對有關古籍圖書的鑒定意見，對本文的修訂多有啟發，謹此致謝！〕

【註】

- （1）參見趙春晨：〈澳門歷史研究與新史料的刊佈和利用〉，《學術研究》2003年第6期，頁112-117。
- （2）有關劉羨冰女士贈書的情況，詳見《劉羨冰女士贈書目錄》，澳門中央圖書館，2002年。
- （3）澳門中央圖書館轄下另有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內藏有17至20世紀中葉的外文古籍，特別是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活動的歷史文獻，約有一萬九千餘冊。

- (4) 本簡目根據《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 2000年)以及筆者對此批古籍的認識綜合整理而成。
- (5) 此本《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著錄為“稿本”, 準確地說應為清稿本, 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同樣將江西省上高縣圖書館所藏的《資治通鑑大事錄》(存八十一卷[一至十八、二十二至四十九、五十三至七十七、八十六至九十九])著錄為“稿本”。兩者關係如何, 尚待進一步查考。
- (6) 此本《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著錄為“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然卷首無“文瀾閣寶”印, 提要第二頁的“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兩行有挖補痕跡, 可疑之處甚多, 尚待進一步查考。
- (7) 由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是《四庫全書》編纂史上的重要文獻, 有極高的學術和史料價值。為了讓世人一睹其面貌, 澳門中央圖書館將其交付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和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整理, 於2000年出版線裝影印本兩函十八冊。因為原稿散亂, 識讀非易, 又復請上海復旦大學吳格教授標校, 於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整理本。
- (8) 參見《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 頁6。
- (9) 如《皇明大政記》雖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博古堂刻二十五卷本, 但此三十六卷本的抄寫流傳當早於刻本, 參見《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 頁4。又如《太平御覽》有繆荃孫(1844-1919)的校語, 今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未見著錄有繆氏所校《太平御覽》, 可見此本中的繆氏校語甚具價值。
- (10) 據知澳門博物館就藏有屬於屈大均、鄭觀應等人著作的古籍圖書。
- (11) 參見吳利勳主編:《澳門歷史文物藝術展》, 澳門收藏家協會、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 2007年。
- (12) 詳參鄧駿捷主編:《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 澳門大學, 2006年。
- (13) 除上文提到的何賢先生、陳煒恆先生以及吳利勳先生的捐贈之外, 1985年香港大學陳君葆教授(號水雲樓主, 1898-1982)的遺孀將家藏古書捐贈予香港大學, 後來經澳大圖書館前任館長林佐瀚先生(1934-2001)的奔走, 結果由香港大學先挑起部份珍藏, 餘數全部轉贈予當時的東亞大學圖書館, 計約四千五百餘種, 六千五百餘冊。
- (14) 有關汪兆鏞的遺民意識, 詳參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15) 有關此本的情況詳參鄧駿捷:《清人江德量過錄何焯校宋本〈說苑〉考述》, 《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1期, 頁66-70。
- (16) 李盛鐸於《木犀軒藏書書錄》曾云:“《咸平集》三十卷, 宋田錫撰, 舊抄本(清抄本)。前有蘇軾序, 范仲淹序, 司馬光撰神道碑。末附田錫所撰其父懿墓碣一首。首有‘張印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兩朱文方印、又有‘秘冊’朱文長方印。”所述之抄本與澳大藏本全同, 則此本或曾為李盛鐸所藏, 至少為其所見。
- (17) 以下對澳門各中學古籍藏書的介紹, 主要參考林金霞:《澳門圖書館館藏中文古籍探源》(《兩岸三地古籍與地方文獻》(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學刊第4期)),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2002年, 頁25-40)一文以及筆者親自調查所得的資料。
- (18) 有關澳門教業中學古籍藏書的情況承曾任教於該校的上海師範大學陳年希教授惠告, 謹此致謝。
- (19) 《澹歸和尚丹霞日記》的複印件及其史料價值, 詳見姜伯勤:《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9年春季版, 頁19-36。
- (20) 至於石濂大汕自畫像的複印件及有關研究, 詳見姜伯勤:《澳門普濟禪院所藏石濂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禪院的關連》,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02年春季版, 頁27-50。
- (21) 有關“功德林”所藏佛經的情況, 詳見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 頁78-83。



普濟禪院藏明末清初高僧金堡
撰《澹歸和尚丹霞日記》手稿本